

伊卡洛斯

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，人類迎來了文明史的新豐碑。從游獵到聚落，從手工到機械，人類一步步征服外在環境。當伊卡洛斯從秘魯點燃虛擬實境的狼煙，人類便正式開啟了深入內在的任意門。創造發明常是意念先行：想學鳥飛所以創造飛機，想飛上月亮所以發明火箭，取譬多方，將腦內想像再現於唯一的物質界。有了伊卡洛斯，人可以在虛擬世界組合無數元素，加以具象沉浸甚至傳遞。不妨引述伊卡洛斯上市廣告的煽情台詞：叔本華曾說：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視野，當作世界的極限。自伊卡洛斯誕生，人可以擁有無數視野，世界從此沒有極限。伊卡洛斯，是人類的新翅膀。

為顧及大眾審美需求，伊卡洛斯共兩種款式，黑銀白三色：隱形眼鏡搭配特製髮箍，或是粗框眼鏡，搭配一款幾近透明的光纖手套。只要戴上眼鏡，按下髮箍或鏡框上的飛翔少年按鈕，便可靠轉動眼珠選擇、啟動虛擬實境系統。將偵測計算後的感知加以顯像，播放音樂，並與神經系統結合創造逼真觸感，幾乎能覆蓋眼前世界。擠捷運時，門邊的上班族可能正沉浸於山林小火車，補妝的小姐則端坐波斯公主的祕密花園；健身房的跑步機上，這個肌肉男可能正草莽行軍，那個辮子女孩則如阿姆斯壯漫步月球。只有聽演唱會、搶大拍賣、出國旅遊，人們才會有志一同正視眼前的事物。伊卡洛斯使用者看來與一般人毫無二致，但隨時隨地總能上演腦內小劇場，將現實閃亮包膜。

伊卡洛斯的幻境價值有二：一是人們再也不必忍受單調重複的生活，沒有時間金錢，也能迅速體驗多元感受。二是具現、分享這些難以言傳的感受，比圖像深刻，比語言描述簡潔。世間萬物無一不能成為伊卡洛斯的情境元素。只要擷選後經設定計算，使元素隨機碰撞，便能編織一套套虛擬情境。使用者除了自己DIY，也能直接套用伊卡洛斯的各種情境。為防萬一，使用時一定要遵照說明。以建議在多牆多門的城市使用(百貨公司美食街尤佳)的「埃及密史」為例：走在街上，建物化為金字塔墓室群，繪滿葡萄藤與死者循環，招牌化為安卡十字。胡狼神與伊西斯迎面走來，用天秤與羽毛結帳，用金杯盛裝可樂。到了第十五分鐘，遠處會駛來紫色帆船，埃及豔后遠遠展示手腕上的毒蛇。很快地，伊卡洛斯便掀起使用熱潮。公司擴編設點，投入更大量人力與資源，不定期推出補充包，短短三個月便大幅改版四次，情境成大霹靂宇宙暴脹。不過元素擷選與結合預測，尚需人為設計，所以DIY模板大多短而缺乏情節，不過是有音樂的全景壁紙。這也是目前伊卡洛斯公司的展望：開發味覺，且致力使情境自行複雜化。

由於元素擷選與情境設計需要善於說謊的人才，意外造就新的就業機會。第一學府校長欣慰表示：自從伊卡洛斯上市後，人文學科同學的就業率提高了

三成，而且起薪從 22K 跳到 42K，幾乎是往年的兩倍，媲美科技業。橄欖還記得，那日晚飯女友梅子抓住他的手，感激涕零毫無風骨地說：今年就業博覽會終於有超過五家徵文科的企業，而且攤位還是最顯眼的！

但這一切對橄欖來說無關緊要，也不干橄欖的指導教授老牛的事——他連周休二日都無動於衷了。今天星期天，又輪到橄欖這組與老牛 Meeting。Tom 大學長早早就進儀器室分析資料，印度人與巴西人一派優閒吃著早餐。燙玉米鬚的奇異果一夜沒睡，最後一刻仍忙著趕進度。女王攏攏長髮讀期刊，鐵椅上的長腿曲線妖嬈。橄欖一如往常溜滑板上學。天熱，他啟動「亞平寧山的初雪」情境略加因應。他按下開關，閉上眼數到一百。再睜眼時，灰黃城市已化為銀白山谷，人行道化為筆直雪路，積雪針葉林外，馬路冰河緩湧，寸步難行。橄欖沿羅斯福路筆直滑行，正愜意時，突然三顆雪球張牙舞爪朝他滾來，橄欖大駭，左閃右閃，好不容易才滑進學校。他進實驗室聽網路廣播，才知今早羅斯福路上有三名女性因不當使用伊卡洛斯，又穿上密不透風的防曬衣，導致一大早便脫水中暑。

老牛，六十七歲，麻省理工博士，同事眼中的蠻牛，學生口中的牛魔王。老牛終身特聘，論著等身，常往返美日台三地主持計畫，最常吟用唐詩三百首證明自己氣質優容。每周四、日早晨，他都與研究生分組 Meeting。老牛吃太太準備的早餐，今天依然是講這一段：

「想當年我在 MIT 念書時，滿地都是菁英。我的室友念 Computer science，可是他平常的愛好竟然是寫十四行詩。每次拿給我看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寫啥。後來我索性買了枝毛筆，揮毫，寫一首床前明月光，他敬我敬得五體投地！一開始我的英文不太 fluent，但因為床前明月光，我交了很多朋友，到現在我還記得室友拿著刊登他論文的當期《Nature》，請我在封面再題一次床前明月光。Oh, glorious！你們這代的年輕人就是沒夢想，滿腦子想開咖啡店。環境比我們好那麼多，還一副 coward 的鳥樣子。Come on，你們要知道 No pain, No gain……在 MIT 的日子，實在令我懷念。現在美國大學已經倒掉一半了，MIT 還是屹立不搖，我實在感到 very - very - proud。我們學校跟 MIT 也是很像的，現在台灣的大學已經倒了十分之九，我們還是屹立不搖。Right？There is always a room for the top！哈哈！我原本是要說啥？Tom，你告訴我。」

Tom 大學長露出一抹既鎮定又謙恭的微笑：「Yugawa Oligomer，老師。」
老牛摸摸下巴，滿意淺笑：「Excellent！」

老牛這段話他們早倒背如流，只是陽奉陰違，人人情境不同。女王的是黑袍繼母衝著挑豌豆的仙杜瑞拉冷言冷語，橄欖正與亞馬遜沼澤巨鱷對峙，Tom 大學長則是功夫熊貓在山頭對老虎叫囂。Tom 曾開示，老牛的閒話說穿只有三

個重點：一，他很屌。二，他自認是精通英文、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。三，現在年輕人很遜卻不謙遜。既然知道老牛的意思，那麼現在該做的便是韜光養晦，撐過 Meeting。沒人能像 Tom 大學長那樣精準抓到老牛的節奏，他甚至找出老牛炫耀英文所用的同義詞典，那本破爛發黃的書躺在圖書館二樓研究小間前三排書架的最底層，封底還有老牛借書卡的簽名。

雖則老牛脾氣古怪，又時常突發奇想，催逼實驗進度，可他確實令人佩服。他能畫出數百種複雜的分子結構，精熟各國學者相關研究，還能頗為犀利評判一番。有人摸魚打混，老牛總鏡片發光，直指投影片少錄哪段，漏摘哪些重點與問題癥結。眾人自嘆弗如，唯有 Tom 大學長能與老牛切磋討論。

IQ140 的 Tom，曾是橄欖大一實驗課的帶頭助教。六年下來，話少了，笑容淺了，連眼神也黯淡許多。起先橄欖十分敬畏 Tom，今年實驗室大搬風，兩人實驗台相連，話才多了起來。他倆常日以繼夜做實驗，在燒杯與沸騰冒泡的鍋爐前交換各自的血淚史。有一晚，兩人的實驗都失敗了：Tom 敗了二十次，橄欖敗了七次。看著眼前滿是黏漬與廢液的桌面，看著手上混亂的數據光譜，一年已過四分之一，依舊無甚進展。他倆頹喪跌坐板凳，脫下手套，嗅嗅滿是藥味的手掌。橄欖直喊要解悶，Tom 便拿出伊卡洛斯，要橄欖站在抽風機前，連線，將他的少年快意生活傳給學弟。那是「外婆的澎湖灣」，少年騎摩托車，上跨海大橋，任海風拼命打巴掌，而遠處雪白的發電扇嗡嗡直轉。可惜故鄉的巴掌終究沒打醒天才。吹過海風後，橄欖頭雖痛，但舒坦多了。自此 Tom 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助教，無須廢話，無須泛問，便建立起微妙的革命情感。

Tom 三十二歲了，目前明當博後，暗投履歷。他與老牛氣性相投，崇拜居禮夫人，打自十歲便想做科學研究。因為太優秀，老牛始終不放他走。三年了，Tom 申請正式教職或研究員，總石沉大海。前兩周他應徵一份私立大學的助理教授缺，七十三人一同角逐，其中有二十一個洋博士，兩人發過《Science》，想來也是凶多吉少。

「我一回國就有好幾間學校給我 offer，現在我退休了，學校還不是請我繼續教，不少學校也請我開課。人只要有專長就不會餓死，根本沒你們想得那麼難。」老牛得知這狀況便說：「Tom，你也該爭氣點。都三十二了，留在老師這邊傻呼呼做博後，聽起來就是個 joke。你不是剛結婚嗎？更要爭氣啊。你師母跟著我，就是 very good。」

「謝謝老師提醒。」Tom 大學長面不改色，鏡片閃閃發光。橄欖猜他大概又用「I have a dream」模板，阿 Q 一番。眾人也心知肚明：總是師母教完舞，從教室開車到學校找老牛，按兩下喇叭，老牛便火速收拾趕下樓來。他總拍拍

師母的肩說：小明妳辛苦了，接下來就換我吧。然後開三分鐘的車回家，再下車恭恭敬敬讓師母倒車入庫。

「不管他怎麼譙我，我都不會改變志向。」Tom 大學長對橄欖說：「老師人不壞，只是機掰。自許 logical，說穿了不過是 unbearably sentimental。」他仰頭舒展筋骨，話鋒一轉：「橄欖，你念博士嗎？」

橄欖大驚失色，連忙搖手：「No, No, No, 我的志願是當輪班星人。」

「我們這行念博士還好啊，你女朋友……才是自殺吧。」Tom 越說越小聲，像說給自己聽：「不過去去業界也不錯。」

「我女朋友也後悔了。她想趕快畢業，去伊卡洛斯寫情境。」橄欖說：「感覺挺酷的。」

「寫情境啊。」Tom 摸摸下巴：「感覺的確滿酷的。」

女王正因撰寫碩士論文吃足苦頭。老牛生性嚴謹，同義反覆，一個小段有時是去 A 添 B，有時回復 A 添小 B，有時又索性一併刪去改成大 C。這個月來師徒最常見的對話如下：

「老師，您昨天明明叫我這樣改的……」

「我才沒這麼說！一定是妳引導我這麼說的！妳到底懂不懂我在說什麼？妳腦袋裝豆腐嗎，怎麼不買塊豆腐撞死算了？還不快重改！」

「老師……」

「Silent — then leave。」

女王只好含淚土法煉鋼，把每份檔案另存，以便隨時更新。

老牛動不動就撞開休息室的門，大吼：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他信步走來，湊近每個人的桌面，眾人無不陪笑。他常抓起女王手邊的韓系少女雜誌，大聲朗誦標題：

「完美睫毛膏，三十支決勝負。」

「我懂了！美白保養就是實現美肌的捷徑。」

「看起來—5kg 的上衣&洋裝 114 件。」

女王窘得滿臉通紅。老牛冷笑一聲：「這什麼東西？小妹妹，自然就是美。醜人多作怪。」隨即又轉向剛換下汗濕運動服的橄欖，咧嘴一笑：「打球啊。Deta 弄好沒啊？」他嘿嘿，橄欖也嘿嘿，驚出一身冷汗。

只有 Tom 大學長會氣定神閒與老牛分享時事或學界八卦。如果說老牛是閻羅王，Tom 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地藏王菩薩；如果說老牛是魔王路西法，Tom 就是因三位一體而精神分裂的耶穌。當 Tom 跟老牛聊天時，其他人或低頭

裝忙，或藉故離開休息室。真走不開，為了舒緩緊張，他們都偷偷啟動「啄木鳥和雨」、「跳舞心情好好」，或「我們都是好孩子」等情境，沉浸溫情，漸漸平靜。

近來老牛趕時髦，Meeting 時心血來潮，詢問 Tom 最近常聽見的伊卡洛斯究竟是何方神聖。Tom 解釋：是虛擬實境，讓人主動感受他想感受的，而不只被動接收眼前的東西。

「很貴吧？誰要買？」老牛十足菜市場老阿公口吻。

「大家都在用。」Tom 眨眨眼，不愠不火：「手機續約兩年就可以 0 元換一支，不附情境補充包。」

「你們也用嗎？」老牛狐疑瞪著 Tom：「該不會現在就用？」

「沒有。」Tom 氣定神閒，偷留一手：「如果用了，怎麼聽得見您說話？」老牛哦一聲：「這有什麼 Application？」

「專業用途不少，但對一般人比較像沉浸式的玩具。」

「比方？」

「比方不想看見某個東西，聽某個聲音，就可以啟動伊卡洛斯，暫時遮蔽起來，休息與作夢一下。」Tom 溫柔推推眼鏡：「老師放心，這很安全，走路不會跌倒。」

老牛仍是不解：「遮蔽什麼？幹嘛要遮蔽？」

「嗯……就是不想看見，不想聽見。」

「荒唐！虛幻！」老牛不屑地冷哼一聲：「我實在搞不懂，人為什麼想躲在電腦算出來的世界裡？根本就是逃避，這世界有這麼不堪嗎？」眾人沒答腔，只無聲點點頭，不知是同意老牛的上一句，還是下一句。

出了會議室，女王沒好氣地批評：「老師這種人，怎麼明白我的感受？沒有伊卡洛斯，我怎麼撐過 Meeting！」

「感受很重要。」眾人心有戚戚。女王每次 Meeting 總被罵得最慘。眾人心知她不是不認真，但就是達不到老牛的需求。不過話說回來？誰不是這樣子？連傑出大師兄 Tom 都常被老牛罵效率低落。此時印度人拍拍橄欖的肩，讓他試用自己的情境。橄欖這才知原來每次 Meeting，他都把其他人設定成印度妻小，老牛則是堂上老父。橄欖和 Tom 平日沒怎麼想家，不過無聊時玩玩，煩悶時玩玩，但一用就停不住。虛擬實境可以量產，還如此輕巧多元，如此順暢逼真——這應是 2100 年才有的光景！按常理論，必須先有極優秀的電腦，極高超的圖像解析，極快的通訊網路，以及極高的成本。總之，技術困難極多。可為什麼不？發明本就難以預測。像神創世造光，說有便有。一般人無法參悟箇中奧妙，

只能享受造物之美好。現下除卻既有的模擬手術與飛行，伊卡洛斯還廣泛運用於游泳、跳傘、安親托育及語言教學等實境。知名企業家表示：考慮為越南與鄭州廠的每位工人配置伊卡洛斯，使工人作業宛如沙灘排球遊戲，如此工作不再單調，效率可以更高；知名房屋業者聲明：即日起凡向本公司買屋租屋者，即每人贈送一台伊卡洛斯，並附送「斯德哥爾摩」、「情定凡爾賽」、「拿帕葡萄谷」等補充包，讓您住得更舒適。但與此同時，不當使用的新聞亦不可勝數：如貴族學校利用伊卡洛斯集體作弊；妻子發現丈夫行房時偷用「純情美奈子之巨乳教師」情境，大打出手；某圖書館員忽略時間限制，使用了整整一下午的「史達林格勒大會戰」，太過刺激心悸送醫。不少科學家呼籲：人都會逃避或成癮，只是方式與對象不同。莎士比亞不是這樣說嗎：凡事無絕對，唯思想成其好壞。眼下似乎是青黃不接的過渡期，依舊有桌電、筆電、平板電，有傻瓜與智慧型手機，有黑板、校外教學與虛擬實境。不知不覺，人人都戴起裝飾飛翔少年的髮箍與眼鏡，雙眼骨碌碌，再骨碌碌轉，鑽進一個個活靈活現的空泡。眾聲喧嘩，全民伊卡洛斯。

除了撰寫期刊，老牛平日一律手寫，授課全用板書，出考卷也字跡勁正。手寫也許算是稀有的美德，可不懂得關手機鈴聲便十分惱人。Meeting 時手機鈴聲大作，老牛總毫無愧色，大聲喂喂。老牛用的是超大型阿嬤機，從不調整音量，一有電話來便如坦克車轟隆壓境。但因德高望重，從無任何人敢置一辭。後來系主任索性請助教協助，凡是老牛與會，務必先奉送香茶，再替他保管手機，老牛始終以為是特殊禮遇。奇異果暗問他怎能ㄥㄨㄥ'得如此理直氣壯？眾人異口同聲回答：他，是，老，牛。

老牛雖是科學人，但抗拒科技產品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。他常說不是抗拒科技，而是抗拒媚俗。在更久遠的，Tom 還是大一菜鳥的時代，老牛便曾詛咒過 PTT 與 Facebook，抗拒過平板電腦甚至全自動沖水馬桶。直到真正體會方便，老牛才開始用手機與網路。旁人多暗想不用無妨，但如此抗拒簡直莫名其妙。不過從來無人同他爭辯，反正他德高望重，反正他至多只是碎唸。

可老牛不知哪根筋不對，過了幾天，橄欖在便利商店無意間發現老牛的投書。將報紙帶進實驗室。老牛這篇文章題名〈醒醒吧！虛幻的年輕人〉：

今年上市的伊卡洛斯是人類心智的毒藥。

伊卡洛斯以各式各樣的感覺刺激迷惑使用者，從而令使用者逃避現實，喪失創造力與思辨力，使原本就耽溺聲光娛樂的年輕人更加墮落——工具宰制人，想必大家皆不樂見。我們為何需要電腦科技催眠我們，賦予我們一切於現實無益的幻覺？

筆者教授大學部理學院的微甲。學生們一屆不如一屆，專注力差，從不主動問問題。甚至常在課上使用伊卡洛斯，不時出現恍惚、亢奮，甚至胡言亂語等症狀。他們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，不尊師也不尊敬知識。第一學府尚且如此，遑論其他學校？我們的孩子坐擁這麼豐富的資源卻不懂得珍惜，誠可痛哉！

筆者年輕時刻苦用功，每天課後自修五小時，休閒活動只敢躲在棉被裡讀金庸，讀成近視眼。進大學後，嗜讀諸子百家與經典翻譯文學，聽古典樂，奠定深厚的人文素養。出國時連續三十小時不睡覺，只為了完成一項老師交代的實驗。反觀這代年輕人，物質條件豐厚，卻多把時間花在打工，或上網聊天打屁，上 PPT，見了老師就像老鼠見到貓。英文程度更是普遍低落，竟沒有比我們這一代、上一代更用功的。筆者再次強調：殊為可惜！

以前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，現在，是為了科技而科技。筆者痛心疾首，在此呼籲校園禁用，甚至二十歲以下的學生禁購伊卡洛斯——伊卡洛斯只會斷送年輕人的未來。願大家同心同德，貫徹始終，發揚炎黃子孫的務實精神，一同復興中華文化。

筆者為第一學府特聘教授

「這三小？」奇異果失聲大笑：「寫得好長喔。」

「幹嘛買報紙？選舉還沒到，兄弟象又沒有贏。」Tom 怪問。

「本來不想買，可是坐在小七吃御飯糰時，突然有個戴墨鏡又戴口罩的阿伯走過來，一面把手上的報紙塞給我和店員，一面嚷嚷天國近了，你們要悔改——悔改——understand？我覺得他超可怕，就把報紙收下了。」

「他比阿彌陀佛姊還熱情？」奇異果笑得更大聲：「然後咧？」

「然後他就走啦。重點是一翻開最外層那張社論廣場，我就看見老牛的文章，這比墨鏡阿伯更扯吧？」橄欖皺起眉頭：「不過……什麼是炎黃子孫？」

其他人嘖嘖喳喳拜讀，最終一致認為：「最討厭這種自以為懂的口氣，犯下 PTT 跟 PPT 這種低級錯誤還敢說教，機掰！」唯有 Tom 大學長轉過頭，推推黑框眼鏡優雅微笑：「你們怎麼可以這麼說？老師會寫成這樣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」

下周五晚上，老牛請大家吃飯。小米粥、韭菜盒、豆沙鍋餅、酸菜白肉鍋擺上滿滿一桌。師傅推來盛著金黃燒鴨的餐車，磨刀霍霍開始片鴨。肉香瀰漫間，老牛若無其事問起那篇〈醒醒吧！虛幻的年輕人〉，登時桌底下十數條腿全顫抖不已。

印度人跟巴西人自然不清楚，輾轉聽見 Newspaper 便連聲稱讚。Tom 大學長見招拆招，說文章最後一句特別有意思，令人深思。

橄欖傻笑跟進，不痛不癢，說老師文如其人。

老牛滿意微笑，望向女王。女王羞怯低頭，說沒看到。

「為什麼沒看？」老牛問。

「我不看報紙，不需要。」她回答。

「你看——」老牛冷笑一聲：「不接收新知，就會變得孤陋寡聞。俗話說得好：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妳應該 more reflect on yourself。英文不好實驗不行又不關心社會，實在不 OK。」之後吃吃喝喝，老牛再也沒跟女王說上話。

回去後，女王趴在休息室桌上，哭得雙肩一顫一顫。眾人有面紙的遞面紙，能搞笑的拼命搞笑。折騰一小時，女王終於抹抹淚，戴上伊卡洛斯繼續奮鬥。那晚她輪番啟動「莎拉公主與天窗上的猴子」、「英雄野望一句踐」、「2013WBC 中日東京混戰」，整整熬了通宵。

女王念私立大學，即使以全系第一名之姿成功推甄研究所，老牛還是暗暗看不起，說果然，程度不好膨風成第一名也是沒用。看她連氮氣桶都不會裝，便知小姑娘缺乏 Sense。接下來兩個月，老頭陸陸續續發表〈我如何一路走到今天〉、〈切勿宴安鴆毒〉、〈真理永不陳腐〉、〈駁王瑞伯〉、〈致 Victor Sun〉等文章，成天與人打筆戰，忙得不可開交，眾徒弟無不訕笑。老牛的廟堂之言，紮紮實實成了徒弟們的飯後娛樂。老牛更不知，每次他與徒弟們聊天、開會，他們都即刻啟動伊卡洛斯。此之謂明槍易擋，家賊難防。

但夜路走多總會遇到鬼。今早老牛罕見地戴上墨鏡，威風凜凜上班。他命令 Tom 沏茶，叨念印度人中文不好，實驗台很髒，會議室的桌腳都積了厚厚一層灰。茶葉不夠多水又太熱，就跟你說龍井要剛剛好七十度才夠香，說了幾百遍還聽不懂！真是……不知是否近來夫妻失和，抑或研究無甚進展？總之今日的老牛活像臨盆孕婦，百般不適。Meeting 前 Tom 大學長召來一窩徒子徒孫開示八字箴言：各自珍重，加倍小心！

今天是印度人簡報博論階段成果，他一早便來會議室準備，還帶來一袋拉餅，一鍋奶茶。眾人戰戰兢兢坐定，左顧右盼，發現獨缺女王。老牛進會議室後，眾人更靜了，靜得連印度人的 paper 掉在地上，都如廣島核爆令人心驚肉跳。

老牛一屁股坐下，不怒而威。印度人隨即奉上拉餅與奶茶，老牛擺擺手，說想收買我？哼！不必！Start！印度人只好卑屈退下，開始簡報。他一面說，老牛便支著下巴，拼命搖頭作筆記。起先印度人看老牛不耐，有些結巴，可他推推黑框眼鏡，漸漸越說越激情自信，大有撇下老牛自說自話之態。正說到一

半，門突地嘎一聲打開。女王尷尬走進，還踢倒橄欖腳邊的奶茶，惹得他趕忙擦桌抹地，Meeting 只好暫時中斷。老牛嘴角繃得死緊，待女王坐下，髮香又嗆得老牛噴嚏連連。他白了她好幾眼，女王竟渾然不覺。當印度人快講完結論時，女王拿出髮箍，小心翼翼戴上。

老牛早已盯視女王良久，他見她戴上髮箍，猛地站起來，走到女王面前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他戳著女王的髮箍：「拔掉！給我拔掉！」

女王的臉色霎時青白，她拔下髮箍，連同耳環式的耳機也一併扯下來。眾人倒抽一口涼氣，偷偷關掉自己的伊卡洛斯，四雙眼睛注視女王與老牛，雪亮雪亮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老牛揚聲，明知故問。

「伊卡洛斯。」女王顫聲道。

「渾蛋！」老牛大罵：「他的博論 Topic 是什麼？為什麼 Meeting 時玩這個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……」

「笨就算了，還這麼無恥！Junk！」老牛大罵：「從妳第一天進實驗室我就在忍受妳，心想好吧！妳這個傻妹能做出怎樣的東西！結果事實證明，妳不 Ok！太不 Ok 了！都二十四了還這麼……Pathetic！妳是小學生嗎？妳懂不懂什麼叫尊師重道！」

女王哇地哭出聲來。老牛生平最煩女人哭。他瞪大眼，毫無憐香惜玉之情：「哭什麼？還哭！不准哭！」

女王抽抽噎噎收了淚，研究室除了吸鼻涕的聲音，一片死寂。老牛喘著大氣，胸肩激烈起伏。橄欖想出聲解圍，才脫口稱老師，便被兩句 shut up 罵得不敢多言。

老牛瞪著女王，女王也瞪著老牛，眾人幾乎窒息。過了幾分鐘，女王垂下頭，平靜迸出一句：「我不念了。」

老牛尚未會意，女王便歇斯底里咆哮起來：「老娘不幹了！反正做得要死要活，還不是做你這糟老頭的奴工！反正念完還不就是給你們這種只會賣夢 cost down 吃米不知米價的死鈞客操，還說什麼熱情啊學習的狗屁！早操晚操都一樣！你，根本不懂我的感受！」她推開椅子起身，足足高出老牛半個頭。極具氣勢，走人。

老牛微微一愣，旋即大喊：「站住！妳給我回來！」

「幹！」女王恨了一聲：「你又想幹嘛？」

「至少把我要的東西做完吧？」老牛軟下聲：「妳不是打算八月畢業？學位不拿可惜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女王冷冷說：「叫別人吧，反正我不是 Junk 嗎？」

老牛脹紅著臉低吼：「妳到底想怎樣？」

女王斜睨老牛，緩緩道：「拿出你的誠意來。」

「荒唐！」老牛暴喝一聲。他四處張望，隨手抓起一本動物雜誌，指著封面大吼：「好，好，如果妳把我要妳做的東西完成，還投上《Nature》，不，簡單點，《P.C.C.P》吧。我立馬讓妳畢業，實驗室公休一年，我去祕魯找 Sira 巨嘴鳥。」他用指尖猛戳雜誌，幾乎快把雜誌戳爛：「怎麼樣？妳敢不敢，不敢妳就滾吧！我看妳這副德性怎麼去業界混！」

眾人登時一陣驚呼——他在說三小？可這番話顯然引起女王的興趣。她秋波流轉，娃娃音問：「老師，什麼《P.C.C.P》？」

「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。」老牛翻翻白眼。

「第一作者？」

「第一作者。」

「好啊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。」女王嫣然一笑，揮舞伊卡洛斯：「你如果說話不算話，我就把你寫成模板給大家玩！看你怎麼混！」

約定催化行為，女王竟開始努力做起實驗來。眾人由 Tom 大學長領軍暗助，找資料的找資料，能下藥的輪班下藥，史無前例日夜努力。其他實驗室的人都嘖嘖稱奇，譽為牛魔王 Lab 的超英趕美運動。至於女王每次如何回報進度，老牛又如何評論，總透過 Tom 穿針引線。過了五個月，女王竟真成功登上《P.C.C.P》。女王不居功，將第一作者讓給名符其實的 Tom。消息一出，眾人無不歡天喜地，老牛更在研究室笑得合不攏嘴。他默默安排口試，簽了畢業同意書，女王過關斬將，一切輕鬆愉快。

「妳可以滾了。」老牛說：「不過最後一次 Meeting 還是要來。叫 Tom 來。」

女王二話不說離開了。沒多久，Tom 大學長敲門走進，見老牛孤獨坐在研究室，膝上攤著一本封面破洞的動物雜誌。他靜靜拉開椅子，坐在老牛對面。

「今天去廣雅館上課的路上，班上兩個職治系的學生剛好走在前面。我聽見他們說我嘴砲。」老牛皺起眉頭：「Tom，什麼是嘴々么？泡沫的泡還是砲彈的砲。」

「老師，砲彈的砲，說您口才好。」Tom 微笑：「雄辯，洶湧，有力。」

「Ok, It seems to be very passionate and poetic. Nice word。」老牛安慰沉吟：「還有，Cerro del Sira 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老師，我幫您查一下。」Tom 大學長拿出平板電腦，輕念維基百科：「祕魯深山。鳥類的樂園。伊卡魯，也就是伊卡洛斯發明人的故鄉。」他向老牛娓娓道來天才少女伊卡魯戲劇性又幾近樣板性的一生。當初發明伊卡洛斯時，伊卡魯還只是十三歲的蘿莉。伊卡魯的父親是拿綠卡的台灣科學家，母親是猶太鉅富之後，自小孤僻多病。為了讓愛女多親近大自然，父母不惜舉家遷居祕魯。幽居孤獨中，伊卡魯從創造假想朋友開始，一步步運用得天獨厚的資源創造伊卡洛斯——第二個甚至無數個她，故用複數 s。消息披露，眾人皆驚嘆其為曠世奇才，自嘆光陰虛度。而在台灣，水果日報對伊卡魯父女的標題則是「鄉民嘆：又一個離開鬼島就閃亮亮的台灣之光」。可惜伊卡洛斯上市不到兩個月，伊卡魯竟因蘋果中毒，在自家莊園暴斃身亡。各大媒體紛傳此為商業間諜之手筆，並懷疑伊卡魯的研究資金從何而來。不過，逝者已矣，最終伊卡魯的大腦同愛因斯坦被冷凍保留，期待有朝一日科技進步，能成功復生這長眠南美的白雪公主。

語罷，Tom 望著老牛，欲言又止。

「老師，您記不記得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老牛擺擺手。

「其實反悔也可以。」Tom 柔聲說：「畢竟那裏又遠又危險，老師又有年紀了，不去人之常情嘛。」

「我才不怕！」老牛大吼。

在眾人看來，這賭咒本就是公雞下蛋——沒指望。老牛何必以特聘教授之尊幹這荒誕不經的事？眾人拚死拚活，不過爭口閒氣，免得被看扁而已。自從那日問過 Tom 後，老牛遲遲不發表意見，也許久不曾 Meeting，眾人也不敢多問。這段時間，老牛不去會議室，也不撞開休息室的門，只坐在研究室對著雜誌沉思。可近來老牛經過大廳，總覺得幾位新進後輩覷他的眼光有些異樣，甚至還被幾位大學生跑步追上，請他簽名——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老牛原不欲多做揣測，可兩週後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全校通識課會議，坐在他身旁的生物學教授猛然回頭，閒扯南美洲真是鳥類天堂。這巨嘴鳥沒什麼好說，不過中、南美洲的蜂鳥倒是跟華人有些因緣。民初的衛聚賢不是說《左傳》的六鷁退飛，就是六隻蜂鳥嗎？以此證明中國人比哥倫布先發現美洲，當然很危險，但之後他又考證落花生、向日葵、南瓜、鴛鴦和美洲虎等交流，這就很 interesting。生物教授語罷興盡，拍拍屁股走了。老牛尚不明就裡，一位歷史系女教授順勢走來自介紹。女教授研究復仇文化，想收集個案將脈絡延伸至現代，希望老牛能抽空接受訪談。女教授濃眉大眼，看上去不過四十出頭，一頭烏亮秀髮以髮箍束攏，式樣和女王如出一轍。

「伊卡洛斯？」老牛驚訝地指指女教授的髮箍：「妳也用？」

「是啊。」女教授答：「對轉換心情、瞭解感受很有幫助。不錯的玩具啊。以前我用 Skype 跟家人講越洋電話，總覺得噢，這真是太神奇了，傑克。但現在……哎，以前怎麼活得這麼無聊？」

老牛一時好奇，向女教授詢問如何使用。女教授拔下伊卡洛斯，輕輕戴在老牛頭上。啟動開關前，她問老牛想用什麼情境。

「妳推薦吧。」老牛擺擺手。

「那就推薦您我的研究動機。」女教授體貼地說。老牛嚥嚥口水，點點頭。

起先他緊閉著嘴，漸漸抵著，最後嘴角微微抽搐。女教授拿出單眼相機拍老牛，約莫二十分鐘，她起身按下開關，拍拍老牛的肩膀。老牛如夢方醒，駭然瞪視女教授。

「pathetic。」他駝著背離開會場。

下次 Meeting，眾人驚見老牛理了髮，一身輕裝拉著行李，師母隨行在側。出乎意料，他倆精神奕奕。

「你們恨不得想換老師吧？」老牛說。

「你們覺得我很壞，old fashion，不懂你們的感覺，是吧？」

「我到底做了什麼？讓你們這麼怕我。這些你們全不告訴我。你們也不懂我現在，不一一幾十年來的感受。」

「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。」Tom 幽幽道。

眾人咬嘴唇望著老牛。老牛原本面色鐵青，忽地兩手一攤洪聲大笑：「告訴你們，恁爸不幹了。恁爸很累，恁爸要度假，恁爸才是有錢度假的那個人。你們成功了！但我要真、正、到祕魯探險去。」

一時眾人反而心緒微動，囁嚅，不知如何啟齒。可覆水難收，只好一同敬禮鼓掌，齊聲說老師再見，女王再見，大家改天見。這天也是女王的餞別會，女王不升學也不去業界，決定靠美色賣珍珠奶茶。

最後一夜，他們無言地玩了伊卡洛斯。這次大家玩的都是一樣的——由女王設計，伊卡洛斯命名的死老頭 bye-bye。情境是「復仇者聯盟」，女王是黑寡婦，印度人是綠巨人浩克，Tom 大學長是雷神索爾，橄欖則艷福不淺成了鷹眼，與黑寡婦背靠背，在電光石火間抵擋老牛洛基的外星大軍。老牛的老生常談與

寧惡笑聲在著火的冰藍大廈群迴盪：打倒我吧！把我送去祕魯找 Sira 巨嘴鳥，否則就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。在柴可夫斯基的「悲愴」樂聲中，他們奮勇打倒洛基，殺向明天。

回家後，橄欖把老牛的臨別講話 PO 上臉書。雖然臉書已是古董級社群網站了，但有人即時按讚就是爽。有人說 G.J ^_<b，有人說 R.I.P，Pr。有人說乾脆死好 b^0^d，btw 女王超正>///</，借轉 beauty 版。那一天，橄欖一共收穫了一百一十三個讚。